



人力木船也是西迁主力

1941年,民生公司“民俗”轮运送伤兵和旅客入川,遭遇7架日机连番轰炸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,日寇疯狂进犯,国土多地沦陷,危急关头,大量人员和重要物资向“大后方”重庆迁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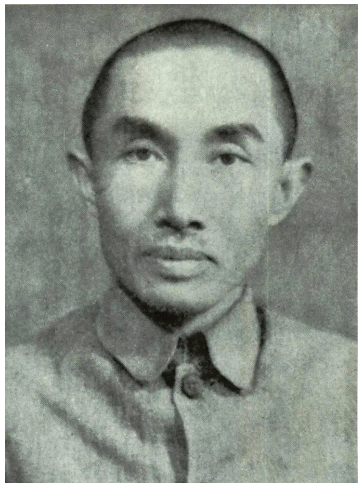
血火交织的西迁往事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樊家勤



1937年“卢沟桥事变”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日寇的侵略野心极为疯狂,在很短时间内,上海危急,南京危急,武汉危急。紧急关头,大量的人力、重要的物资向大后方迁移。

9月3日,是抗战胜利纪念日,回忆那段血火交织的西迁往事,惊心动魄……



卢作孚

1 宜昌被卷入历史风暴眼

宜昌,这座位于长江三峡西陵峡口的小城,在抗战西迁中意外被卷入了历史的风暴眼。大批难民和物资沿长江向上游涌去,挤压在宜昌。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,狭窄曲折,滩多浪急,险滩密布如同巨兽的獠牙。所有从下游驶来的大船,到了宜昌码头都必须停下来,换乘能够穿行三峡和川江的中型船和小型船,才能继续逆流而上。码头上,人群如蚁,货物如山。江边堆满了从各地抢运来的军火器械、钢材、汽油、药品,一眼望不到头。而那些逃难的人们,眼神里交织着恐惧与希望。

最紧迫的是时间。日军正向宜昌逼近,敌机的轰鸣声一天比一天近。如果按常规的运输方法,光是运送这批抗战急需的物资,就得花上一年多。而全长六百五十多公里的惊险下川江水道,每一步都可能是终点。

这时候,那些从厂矿撤出来的工程师、技术工人,连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和他的船队,围在地图前,熬了不知多少个通宵。他们反复商量,想出了一个大胆的“三段运输法”:第一段,从宜昌到三斗坪,大约四十公里。这一段江面相对宽阔,适合大吨位船只航行。大船将货物运到三斗坪后,立即返回宜昌,像接力赛的第一棒,争分夺秒;第二段,从三斗坪到万县,二百八十多公里,江面渐窄,改用中型船。只有那些特别笨重、不易反复装卸的设备,才直接运往重庆;第三段,从万县到重庆,三百二十多公里,由成群结队的小型船、木舟和拖驳来完成。

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赛跑。白天,日机炸弹如雨点般落下,江面腾起冲天的水柱,有的船被炸成两截,货物的碎片和人的残肢顺流漂去。到了夜晚,江面上亮起星星点点的灯火,那是民工

们点着火把,喊着号子,继续装卸、继续航行。密密麻麻的船工、纤夫、战士和学生,甚至附近村庄的妇女和老人,都加入到涉及民族命运的抢运行列。

纤夫们光着脊背,弓着腰,粗粝的纤绳勒进肩头的血肉里,一步一步、一寸一寸,把满载军火的木船拉过险滩。他们的号子声低沉而有力,像从大地深处涌出来的呐喊,更像刺向日军的利剑。有人累倒了,就躺在岸边,喘几口气又爬起来;有人被炸弹击中,鲜血染红了江水,连名字都没留下,这更激起了人们同仇敌忾的满腔怒火。

就这样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中,原本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,硬是被压缩到了40余天。中国民族工业最宝贵的血脉保住了,一大批技术专家和产业工人活下来了。而回程的船只,则载着川军将士顺江东下,奔赴抗日前线,他们杀敌的雄心壮志就像滚滚长江汹涌澎湃。

2 烈士血洒燕子窝

西迁的队伍中,不仅有各种机器和战备物资,还有文化的火种、革命的力量。

1938年,日寇逼近武汉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,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开始向重庆迁移。由于人员众多、船只紧缺,他们分成了四批。第一批乘船经宜昌、万县抵达重庆,做前期的物资准备;第二批向西安转移;第三批押运机器设备和物资,小心翼翼地驶向重庆;第四批也是人员最多的一批,由李克农等带领,登上了“新升隆”号轮船,朝着重庆方向驶去。当“新升隆”轮航行至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附近时,突然远处传来飞机的轰鸣声,日机像恶魔一样俯冲下来,炸弹呼啸着落向轮船。同志们不顾自身安危,拼命把设备向岸上转移。然而,炸弹在甲板上炸开,鲜血瞬间浸染了船板。船体开始倾斜,江水汹涌地灌进舱内。二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。他们中,有年轻的记者,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,有刚刚结婚的新郎,有孩子还在襁褓中的父亲。他们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了那个深秋的江面上。

这年底,重庆城内,为这些殉难者举行了追悼大会。他们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死的,他们的血不会白流。如今,事发当地建有“新升隆”轮遇难烈士纪念碑,烈士长眠于此,江水日夜流淌,仿佛在为英雄们低声吟唱。

3 见证荣光的镇馆之宝

在重庆工业博物馆里,静卧着一台巨大的蒸汽机。它通体黝黑,厚重坚实,虽然油漆剥落,锈迹斑斑,却依然透出一种睥睨岁月的威严。

这台蒸汽机是1905年由英国制造的,漂洋过海来到中国,成为汉阳铁厂轧钢工业的第一台大型轨梁轧机原动机。它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“心脏”。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,它被拆卸,连同汉阳铁厂其他设备一起,分批装船,逆江而上向重庆转移。工人们含着泪,把那些尚有余温的零件一件件拆下来,编号、打包、装船。谁都知道,这是一场输不起的西迁。

然而,命运偏偏在途中露出了狰狞的面目。装载着蒸汽机最核心部件(飞轮曲拐轴)的船只,在江面上遭到了日机轰炸。炸弹呼啸着落下,船体顷刻间四分五裂,那个巨大的曲拐轴连同许多零件,沉入了汹涌的江底。等船队抵达重庆时,这台曾经威风凛凛的蒸汽机,已经缺胳膊少腿,无奈地搁置在江边,任凭风吹雨打,锈蚀荒芜。在整个抗战时期,它都遗憾地没能发出那本该震天动地的轰鸣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一场漫长而艰难的“寻骨”行动开始了。找寻人员在当年船只沉没的地点,终于把那根沉睡多年的飞轮曲拐轴打捞上岸。而一些缺失的零件,一部分向鞍钢求援,一部分由重钢自己加工制造。经过多次尝试,这台沉睡多年的蒸汽机,终于被修复如初。

蒸汽机重新启动,那有节奏的轰鸣声再次响起,如同战斗的号角,回荡在钢城上空。它试轧成功了新中国第一根重轨,那根沉甸甸的钢轨,后来铺在了成渝铁路上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一条铁路,每一根枕木、每一颗道钉,都浸透着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汗水。此后,这台蒸汽机马不停蹄,不断开发新品种,为国家的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随着技术的进步,在节能改造中,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。这台老机器作为中国最后一台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轧钢原动机,完成了历史使命,于1985年退出了生产一线。但它并没有消失,而是被安放在博物馆的门前,成为镇馆之宝,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兵,静静地向每一个来访者讲述那段颠沛流离、浴火重生的往事。它记载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艰辛与光荣,见证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……

如今,祖国繁荣富强,但那段血染河山、民族存亡的抗战历史,我们不能忘记。

西迁的民众